

海
全明
集威

海明威

书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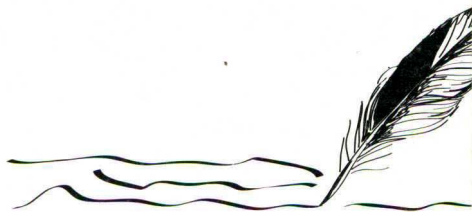
[美] 海明威 著
杨旭光 袁文星 译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 中 ·

1926-1942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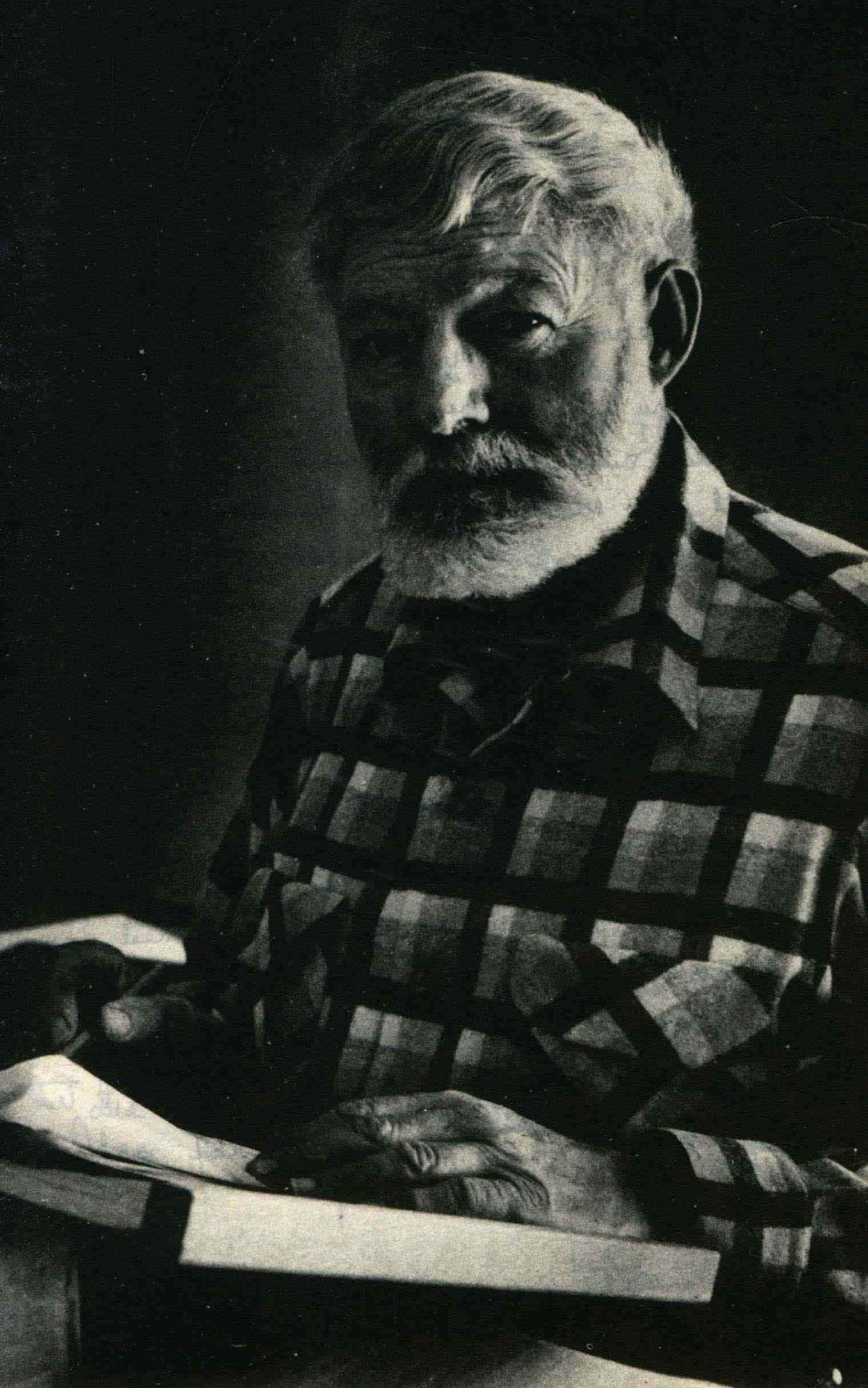
海明威书信集

[美] 海明威 著
杨旭光 袁文星 译

· 中 ·

1926-1942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General Kutzing 12 December.

Dear old Max:

Well here we are almost at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Red Sea Tomorrow we will be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weather is just like Key West on a nice day in winter. Yesterday we saw a big school of big porpoises and today many schools of small porpoises.

It was cool and rainy all the way down to Egypt. Then it was hot and fine. Coming through the Suez canal we went right through the desert. We saw lots of Palm trees and Australian pines (like in our yard) whenever there was water. But the rest was mountains and hills and plains of sand. We saw a lot of camels and a soldier riding on a camel made it trot along side the ship almost as fast

is the ship could go. In the canal you have to stop and tie up to the side sometimes to let other ships go by.

You would have liked to see the other ships go by and to see the desert. The only birds we saw were some snipe and quite a lot of herons and a few Cormorants and one old blue crane.

I miss you, old Max, and will be glad to see you again. Will have plenty of good stories to tell you when we come back.

When you get down to Key West remember me to Captain Bra and Mr. Sully. Give my best to everybody in Piggott.

Go Easy on the beer and lay off the hard liquor until I get back.

Don't forget to blow your nose and turn around three times before you go to bed.

Your affectionate papa,
Papa

(1926—1942)

致迈克·施特拉特尔 | 巴伦西亚 | 1926年7月24日

亲爱的迈克：

感谢你给我发来的照片。我和哈德莉对你母亲的死感到很悲伤。她很爱你们，也很同情你们。死亡，是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的。我还不理解死亡的意义，但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有可能会理解。

你在纽约的时候曾经向我抱怨过，不要以为我不记得了。我们等秋季的时候来，如果我们将路过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每件事都是那么糟糕，然而同时，明天这里将有八场斗牛比赛拉开帷幕——下面是对决队伍名称——嘉璐，贝尔蒙特，桑切斯·秘籍斯，棕榈子与维拉塔，猛牛，维拉马尔特，扣查萨卡斯，幕如贝斯，佩雷斯他布诺斯，古达雷次与巴勃罗·柔米斯。哈德莉和我在一起，潘普洛纳很宏伟。因为邦比的咳嗽病我们搬离了安德瑞拉。哈德莉和甚至从马德里来的我，都被隔离在里维埃拉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别墅（在阿尔卑斯滨海）。

没有值得宣传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你喜欢《春潮》这本书，这个秋天当书出版以后，你会因为这个而被斯克里布纳书局解雇。我们在巴黎被通知退出，并且在8月8日要整理完所有的东西。记得代哈德莉向凡舒格一家问好，以及我们对你、麦杰和孩子们的爱。

给我写信，注意在巴黎的担保。我希望你能够帮你父亲——尽管失去你爱的和陪伴你生活的人是一件十分绝望的事情。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祝好
海明威

致麦克斯威尔·潘金斯 | 巴黎^① | 1926年8月21日

亲爱的潘金斯先生：

校样是十天前的来的，当时我们在坐着敞篷车从西班牙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按照你的大纲在仔细地看。

第一，我从科恩开始。我相信的内容就毫无意义——如果没有波洛克的名字整个都没有意义。

第二，普莱斯考特现在是罗杰培伦提斯。我相信是这样，我与罗杰培伦提斯一起上过学，但至少他不是司各特。

第三，赫格斯海默现在改成了别的东西。

第四，亨利吉姆现在叫亨利或者瓦特斯内，哪个随便你。

第五，我不认为留在讽刺与赞颂歌里的空白是要不得的。谁知道填哪个词就填哪个词吧。为了防止遭到攻击，填入“可爱”也行。

第六，《公牛》现在没有附加。

我试图减少亵渎，但我写书时减少了这么多脏话，恐怕脏话已经不多了。也许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只是作为一本世俗的书，希望下一本书将不会亵渎神灵或者可能更加神圣。

在今天的邮件里，有一个来自希尔斯家广播电台关于山洪暴发报道的邀请。一个简短的对话，一个信息——“它给普通人一个真正的刺激，一直被铭记，听到的声音，一个众所周知的，令人佩服的作者。”（你认为会是谁呢？）其他的信是来自密苏里历史社会组织，

① 回信地址：弗鲁瓦德沃街六十号，哈罗德玛菲工作室，海明威在与哈德利分开之后一直居住的地方，参考海明威给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26年9月7日的信。

要求密西西比作者大量作品的完整副本，看起来既突然又奇怪。

在上述的邮件里我发给你一个故事——《杀人者》，众所周知，令人佩服的作者接连六年获得荣誉。所以如果杂志不想要，你可以发送到希尔斯罗伯克电台，注意联系约翰·M.斯塔尔先生，也许他会喜欢它，并且让许多普通人来看。

我还发现，在昨天的邮件里，我欠罗迈先生（纽约，西第十九街，二百二十号）十六美元的剪辑费。我没有美元，然而罗迈先生，我相信作为瑞木出版社元老的他，非常乐意收到剪辑费。所以我想也许你可以将十六美元汇给他，并且转变成从我的账户汇出。如果这样做了，钱是来自我这里，他可以继续发送剪报到同一个地方。

我上周看到塞尔达时，她看起来很好，很可爱。司各特一直努力工作。斯图尔特到了，并且带着一个新的美若天仙的妻子。我希望你有个愉快的暑假。我们在西班牙有很多时间。我在很努力地工作，希望周末发过去校样，并再发过去一个故事。

祝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致麦克斯威尔·潘金斯 | 巴黎 | 1926年8月26日

亲爱的潘金斯先生：

我明天发送校样到毛里斯尼亚，这样你一周后可以收到。

你没有发送校样之前的引言或致谢，我也完全忘记是什么了。我希望使用葛楚德·史坦的语录作引言“你们都是迷失的一代”；还有更多——就像在手稿上，以及来自传道书的语录。致谢可以是——本书致哈德莉和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

到目前为止，在我邮寄校样之前，我可能已经改变和削减了一些地方，现在你可以看到了。我相信这本书是真正美好的开始，它是直接关于科恩的，省略了之前的任何初步热身。毕竟，如果我试图写一本书，没有任何额外语言的话，我也会坚持下去。现在，它终于从我手中写出，并且我认为是写得最好的，我为故事的中心人物感到高兴。希望你有同样的感觉。

今天司各特来信，说他紧闭门窗，努力工作，预计将于12月10日由热那亚起航去纽约。

如果讽刺和怜悯的基调令人困扰，你可以做这两件事情——减少破折号的使用和省略后面的句号。或者直接写在一起，没有破折号和句号。做什么都行，只要你喜欢。只要词语不改变，也没有增添什么，我不会在意。

其他的事情我认为都已经解决。我们已经排除了贝洛克，变成了赫格斯海默的名字，让詹姆斯·罗杰成为罗杰培伦提斯，让公牛失去繁殖能力。

现在我要停笔了，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阻碍。你预计《太阳照常

升起》什么时候会出来？《春潮》会怎么样？如果你愿意可以寄给我两百美元的支票。《太阳照常升起》要是出版了就太好了，那样就能开始做其他事了。没有写书的任务来打扰，也不用毁坏别的成果。我宁愿忘掉他一段时间。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写进书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永远不会做，我再次希望。

诚挚问候，

真诚的，

保罗·欧内斯特·海明威

致麦克斯威尔·潘金斯 | 巴黎 | 1926年9月7日

亲爱的潘金斯先生：

《太阳照常升起》的手稿两周前到达毛里塔尼亚。我没有回答你关于要求发完全版本的电报。现在你肯定已经得到了。

今天我刚收到你8月23日从乡村发来的信。

事实上，我现在不气馁，虽然当我从瓦伦西亚给你写信的时候我可能气馁了，我不认为有任何关于艺术完整性的问题。写作比支付更令人兴奋，如果我能继续写作，我们最终可能赚到一些钱。与此同时，事情似乎应该写下，我现在尝试着去卖，抛弃或以某种方式清除所有的故事。我之前已经扫清了一些障碍。

奥布莱恩今天写信要求出版《没有被斗败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在他的1926年卷，我猜想这都成为公开的了。这可以帮助《太阳照常升起》和《没有被斗败的人》一样，都有一些关于公牛的故

事，两本书也都没有尴尬的附属物。

祝好，

保罗·欧内斯特·海明威

致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 巴黎 | 1926年9月7日

亲爱的老菲茨：

很高兴再次从大师那里得到消息，工作怎么样，菲茨？真高兴听你这样说。真高兴听你这样说。保持下去，老男孩。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一天，我遇见了洛里默的小屋，从此事情就顺利了。

你是怎么了？我决定放弃我来到这里后的所有的故事，以消除所有的出售问题，因为这会迫使我写得更多。所以我把《今天是星期五》^①，给一些小册子组织，他们要求出版带着可可托插图的散文，并且将《阿尔卑斯山牧歌》发给新的出版社，这是我见过最烂的出版公司。他们也要求过作出贡献，只是为了邮寄《杀人者》的原因——这本书我刚刚为斯克里布纳公司完成。所以回来以后，我从麦克斯·潘金斯那里收到电报，说《杀人者大桥》是在潘金斯收到《太阳

^① 《今天是星期五》发表在《稳定的小册子》里（恩格尔伍德，新泽西，1926），《阿尔卑斯山牧歌》一篇曾被《新大众》拒绝发表，后来刊发在《美国大篷车》上，布鲁克斯编辑（纽约，1927）。《杀人者》是发表在斯克里布纳杂志的海明威故事集中的第一篇。

照常升起》以后写作的。

所以即使愤世嫉俗的男孩，像欧内斯特，也会有愉快的惊喜。现在我只等待《大桥》的完蛋，潘金斯将其辞退，以及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终止，否则可能会出版。

自那时以来，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酵母》，并开始另一个。感谢来自鲍尔·雷诺兹的信，以及您对审查问题的态度，整个法国为你骄傲。不要听任何来自胡安莱斯的负面影响，以及来自警察或其他官僚阶层的例证，他们可能试图将这个废除。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将要回来，当越来越多的人去德莱弗斯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拘留你，仅仅是不要让他们，真正的法国支持你。

哈德莉和我仍然分开生活。我正想着10月骑车去马赛，在那里住上一个月并且工作。当你写完书的时候，我就去看你。我们的生活一片昏暗，好日子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哈德莉曾经的傲慢了，每件事，每个方面都是我的错。这是真实的，不是礼貌的说辞。自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很多夜晚在失眠，因而我可以学习我习惯的那些领域的知识，甚至喜欢它，也许会高兴地给周围的人看。我们创造了我们的地狱，我们当然要喜欢它。

我把《太阳照常升起》削减到从“科恩”部分开始——删掉了所有第一部分。做了很多细小的删减，做了很多重新修订和文章压缩。校样读起来像一本好书。上帝知道我想写得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看起来正在往下进行，并且还算顺利。我真希望你喜欢，也许你会。

对新小说有一个很棒的灵感。我称它为《世界博览会》。你会喜欢的。

告诉塞尔达我爱她，告诉她对不起，当我们过来道别的时候没有去看你们。我没有喝酒，没有去酒吧，没有去定偶，屋顶或选集。没有看到任何人。不想看到任何人。尝试写作的非常体验。也许也是虚荣心在作怪。开始尝试自行车旅行以消磨时日，跟随那美好的天气。我将完成很多工作，所有我想写的故事，很可能在马赛完成。然后我们将会见面。

世界上的东西是那样丰富多彩，我肯定我们都应当像国王一样愉快。国王是多么快乐啊。

祝好

欧内斯特

沃尔什——士兵公告诗的作者攻击我，其程度已经挑战海明威的既有兴趣。我为他写了一封明信片，说他的诗让我作呕，当这一章出来的时候。现在，从一个完美的文学骑士的角度看来，我已经成为一个御用文人，得到斯克里布纳的巨额款项。我看到了一份复印件，在出版之前，他圈圈点点了很多。先生们，我把爱尔兰交给你们。

[信封底部倒着写的是：]如果你觉得喜欢就写吧。我开始感到寂寞。

致舍伍德 | 巴黎 | 1926年9月7日

亲爱的舍伍德：

感谢你的来信。特劳戴尔非常好，我也很羡慕你。非常好。我很想念美国家乡，因而形容憔悴。在皮戈特的话，现在肯定会忙着很多别的事情。这也是我非常想做的两件事之一。

看一看《新群众》刊物——乔拉斯拿给我看，他的诗也在里面——诗看起来像一个房子组织。我给斯科里布纳邮寄了我的第一份小说手稿《太阳照常升起》。我真希望你会喜欢它。这小说一点都不精彩，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它是我想写的，希望我能学会怎么写。但是唯一的办法是把它们写出来，并且最终会达到平均水平。

你可以将重物放在马的身上，最终它不会有获胜的机会，在美国（美国人总是在美国，不管他们所谓的巴黎或巴拿马）我们都携带着足够的重量可以杀死一匹马——更别说让它驮着跑。我已经疯狂地失眠了八个月了。有些东西你可以带着它去任何国家，我很高兴我是强势的一方，并且一切都会解决的。

我还是对关于在教堂给你写信感到不爽——他们那里有教堂或大教堂——惯常的，但我想年轻人一直以来都很确定，因为表演很艰苦，并且总是胜出，除非你二十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每一件事，否则当你三十五岁的时候你没有机会知道任何事。我们总要知道一些事，也许吧。

这是一封糟糕的信，但我想告诉你我是在特劳戴尔。无论如何，我们会在你11月份来的时候还在那里，看到你将非常高兴。

你永远真诚的

欧内斯特

致麦克斯威尔·潘金斯 | 巴黎 | 1926年9月28日

亲爱的潘金斯先生：

《杀人者》的合作非常愉快，我会给你寄去更多的故事。你所说的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题目安排看起来很不错，我相信你来做一定可以。

除非已经改完，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重要，没有必要将罗杰改为罗伯特·普伦蒂斯。我去学校验证了孩子的名字，发现普伦蒂斯是他的姓。

你期望的《太阳照常升起》何时写出来？我有一封来自柯蒂斯的信说，将盖普版本的复印本发给《在我们的时代里》，并且将《太阳照常升起》的手稿校样发给斯克里布纳，带给盖普看看。在我看来，他应该把它带过去。

编辑了马可波罗的书的曼努埃尔·科姆诺夫，写的五十页的小说很精彩，我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出版，并且让他压缩为一千五百字给我。他出国的时候带着它，当他回国的时候，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杂志故事。如果我有一本故事书出版，就可以一起出版它。但是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不会寄出去。我想也许布雷诺先生会看一些科姆诺夫的故事。他早期的一些东方故事很经典短小。

我会给布雷诺写信，但是我现在忙着赶《壮丽》杂志。

你真诚的

海明威